羣書治要

十五十六

北华古籍保护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

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墨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

轉相是非、文書紛糺、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舊無禹字補之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奢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移作訓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蒲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乎孝文寤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

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鋼三泉、上崇山墳、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

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大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畀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舊合下有上字刪之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旨、上廼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欒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待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弁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

（開舊作闕改之）

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儉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孝巳、高宗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後廼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

舊無嘗字神之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刓斷無復廉鍔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廼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屈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天子春秋鼎盛、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髑髏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髑髏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

弗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淩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劉寢戶之簾、劉、取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檝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擧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無故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祫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

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

舊無死而二字神之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

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趍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舁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債、仆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討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也、縣官爲贖、得漢人、官爲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

毋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舊無貪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安賞以隨喜意安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
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
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
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召錯紿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
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
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
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北华古籍保护